

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二十三目錄

南直隸蘇州府 六

陸 鈇

王 寵

陸師道

袁 翼

沈 啓

章美中

曹 祥

黃省曾

施 鳳

顧存仁

陳 交

盧 襄

趙承謙

王 忬

王 庭

王同祖

張泰

黃姬水

陸粲

趙汴

張憲臣

皇甫濬

曹達

劉叢

錢泮

李憲卿

嚴訥

張寰

張基

瞿景淳

皇甫濂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十三

南直隸蘇州府

六

陸 鈇

陸鈇字舉之吳縣人副使傅季子甫能言母命之以
字百試不爽稍長慧智開發一目輒數行下爲文精
恪典雅大爲時輩所宗己卯舉於鄉庚辰會試中式
辛巳廷對擢甲科第二拜翰林編修讀書中秘銳志
問學盡覽經史百家儕輩素以才名著者皆誦下之
尤砥礪名節以古人自期待時議禮諸臣故傾心於
鈇欲引以爲重鈇卒不應其人以爲少已遂銜之會

預修 武皇實錄成進修撰已而大禮告成議禮者
秉憲修宿憾遂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職江防時司
署新設除戎禦侮簿書文牒皆創爲之而飭敘振刷
憲度井井諸僚竊相與議曰嗟陸君老吏殆不如矣
已而稍遷江西叅議職司糧儲輒能釐革宿弊盡徵
諸所逋負又酌諸郡之贏縮驗物產之登耗而損益
上下之人皆以爲便遷山東按察副使職專學校乃
明章程嚴品式正文體其雕蟲靡麗則黜抑之期不
詭於大道所至敦尚孝弟分別義利才雋有篤行者
引之若肺腑士習爲之不變斥佛祠道院崇祀先哲

山東舊無通志喟然歎曰海岱山川之宗也孔孟人物之望也六經文章之祖也惟茲一方之志而天下古今之事備焉志何可廢遂考古諏今補遺正訛窮日夕不懈比踰年志成而鉞則病矣遂上疏乞骸骨不報遂卒鉞性資溫厚和而不流口未嘗言人之短而剛大之氣侃侃不阿犯履啗之戒曾無回忌卒坎壈以沒云

王寵

王寵字履吉別號雅宜山人吳縣人都御史守之弟也正德初與兄並選隸學官媿聲儷迹翹然競爽既

而守連第以去寵少學於蔡羽居洞庭三年已讀書
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數入城遇佳山
水輒聽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含曛賦詩
倚席而歌邈然有千古之思吳書學自宋克允明逮
寵皆得魏晉法而寵道逸媚秀時名尤歸之胡纘宗
守最相推重人有以千金求請託者寵竟不顧麾之
父尤焉跪謝曰人所爲重寵者能脩耳使自污傷不
乃見輕而又因以利之耶寵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
學而悒悒不得進用恣於酒以卒所爲詩與徵明相
若而格力尚之

陸師道

陸師道字子傳長洲人始成進士所射策入故相夏言手大奇之爲言於故相李時曰是子也其文賈董而書則鍾王以第一人聞是時上不盡寄相臣柄移之二甲第五選工部主事任職廉潔夏公內自恨奏改禮部供制勅師道雅不欲近相臣而念越人勇之說進所取應制酬代漸詭因母病請急歸侍久之母病漸劇會所予告過期遂不肯出益肆力於學自九流七略稗官黃衣之屬亡所不窺益工歌詩以及文辭又習書小楷以至今隸皆精絕又傍晚繪事簡

淡咄咄逼倪元鎮時文待詔徵明里居師道造門用
師禮禮之或謂業已貴胡折節乃爾且不聞世以稅
日文先生耶師道曰夫文先生以稅藏道者也自吾
見文先生無適而非師也奉之益篤文亦篤好之卽
膠漆莫喻也諸臺使交章特薦而師道日從吳中同
志評騭今古攷校金石三蒼鴻都之學茗盃鑪香脩
然竟日間出遊汎石湖取越來道放舟胥口尋覽虎
丘上方支硎天池諸勝吳中好事人操酒船跡之於
山水間亦無所拒取酣適而別興到弄筆一點染若
重寶迨母以老壽終哭毀幾滅性而素所友愛弟安

道亦卒以是日邑鬱忽中風厥久之漸愈而性理亦少錯矣居林下踰二十年乃起補南儀部 召爲膳部郎中甫擢尚寶少卿尋奉使祭秦先王殊自快以生平所慕者關中形勝今幸一寓目焉乃縱遊二華觀龍門砥柱浴驪山溫泉弔漢唐諸陵所至皆有詩而秦之嗣王習聞其名厚幣以饗謝弗納歸署尚寶篆亾何故痾復作乃上疏乞歸越六年卒年六十四師道初號元洲尋更曰五湖以表寓也所著文集左史子漢鐫若干卷

袁 翼

袁翼字飛卿吳縣人少警敏十歲能把筆爲文有奇語稍長益事博綜奇文秘記日討尋不厭聞有異書輒奔走求之併金懸購至解衣爲質弗惜也正德中舉於鄉以母病不赴自後逡巡凡二十年遂以自老平生名義爲急口不言財利事與人處無岸谷而任情矯亢不能俛仰一有所觸狂叫奮擲是是非非必達其志晚益骯髒深藏不出讀書樹藝自娛而已關小圃種菊數百本嘗曰吾於是萬事可捐惟積書種菊不能忘情或時餽爨不繼回視所有欣然自樂不復知其貧也優游六十餘年而卒翼善爲制義其名

篇大都入王文恪稿中而翼不第故世知文恪不知飛卿卽所著撰古文詞亦竟散逸亾存者昔人謂文之傳不傳故自有命信夫

沈 啓

沈啓字子由吳江人母妊時夢若麟爲薦者寤而生啓正德間舉鄉薦更七舉始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世宗幸楚所從水道則南京當具諸樓船以從然具而上或改道徒耗縣官金錢不具而上猝至且獲罪尚書周公用以問啓對曰召商需材龍江關急驛偵上所從道以日計舟可立辨夫舟而歸

直於商不舟而歸材於商不難也已 上果從陸得
不置水衡錢周乃大賢啓矣中貴人請修 皇陵尚
書宋公借啓往視啓言於中貴人曰修陵盛舉也但
高皇帝制 皇陵不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則不
無動土罪則誰任中貴人貽聘者久之但飭垣屋以
報所省復巨萬宋公益賢之見則不以官稱而恒稱
沈先生啓後先所承詔獄三十餘事讞亭情法間至
損 上威以信所守出爲紹興太守賦舊爲胥吏穴
焉故亂其藉無所稽爲斥山澤從量沃衍哀次高下
定其征無得淆又令力役之征視田爲煩簡定爲晝

一遂爲經法至今賴之無何而甌閩海之賈於舶者
挾島虜以通我奸民詔大中丞朱公統治之朱屬紹
興守遂合策思盡剔其奸當事者反中朱公以快奸
民因并中紹興守是時已副使湖廣矣時黑苗倡亂
啓與監軍張副使偕之軍所卒狼跳挾一首至云此
黑苗酋某也啓紉之曰黑苗酋某久著勇而此僅踰
冠必詐也令引去監軍且不懌俄而黑苗酋復出抄
掠監軍乃前謝曰公實教我時官軍利級賞多所縱
殺啓令生獲口與級同而全活者衆啓之名日籍籍
起乃用紹興守事罷啓歸矣啓博學閱覽徧窺諸經

子史陰陽律歷水利洪範堪輿家言而邃於易理所
著有家居稿南北稿西臺淨稿越吟楚吟南廠志南
船志杜律七言註晴窻便覽吳江水利考吳以水爲
國利害繫焉一中水潦民皆鼃黽之與同階啓言水
道甚詳其支流皆究所從出與其所滙爲澤蓄洩各
有其經非僅闢靡於筆楮者卒之年七十有八矣

章美中

章美中字道華自常熟徙家吳縣生而警穎九歲善
屬文家貧窶特甚稍長讀書石湖寺至丙夜不休寺
僧異之間游丁翁邸丁翁知非常人厚禮之曰富貴

幸無相志也爲弟子員試輒高等而所授經諸生修
贄輒以分諸昆弟無異儲久之舉鄉試又六載成進
士拜大理寺右評事滿三載考遷左寺副潔修自矩
於人寡合退曹僦一牝馬羸至骨曰吾蚤暮亡貴人
造請安事千里也擢江西按察僉事分部豫章豫章
故多顯貴人而相嚴亦在部中凡相嚴所愛幸監奴
戚黨指使陰喝郡邑若取諸寄來往郵置視以爲下
廐美中一切禁弗予恚卽榜繫之臺使者爲請弗得
自是嚴氏奴多取間道去而所按讞卽它顯貴人居
間亡所假借豫章諸王有藏匿亡命者遣謂之曰法

白 高皇建也王爲高皇帝孫而身悖之使者以宗
正條收王之舍人子王亦終能匿之邪立出亡者人
或謂其太峻得無虞身耶美中曰吾虞墮三尺耳不
能爲七尺計民舍災馳而拜之反風火息已捕逐豐
城盜殲其魁餘黨解散前後臺使上書薦者凡十三
輩而會入賀萬壽謁報相嚴無加禮相嚴復用前事
內嚙之持不肯下凡五載始遷廣西參議廣西故西
南夷地多獠獠錯漢民而居奪攘矯虔日尋干戈一
以法整櫛之咸惴惴受約束盜陷太平諸郡先諸道
兵擣其衝捕虜首百餘設伏夜擒賓利徭降之以其

間修明學官令風諸弟子衿裾其黽結彬彬矣而所
按部出入箚若冒瘴毒浸以成疾數請告會遷四川
按察副使鎮松藩念疾無已時而徙地益遠益忽忽
不樂遂遁歸里不復出時年四十四其爲人若嚴冷
抗手軒目寡言笑或以貴倨目之而中實冲然不自
足於詩近體宏爽開壯有開元大曆風書倣祝京兆
得大令遺筆然自謂日力寡衆體未備云

曹祥

曹祥字世奇太倉州人少居貧贅時氏力讀書而數
奇僚壻王生已爲公車士矣婦母張媪薄祥不以爲

壻祥突煙冷卽併日食不從張媪乞釜焦張稍悔割
田遺之謝不顧試高等且廩以讓其友貧者支生遂
領鄉薦北上抵安德遇盜同行一越人墜蹇驢不能
上卽以已騎易之以母老就官建陽訓導遷教諭懷
安祥集諸生之憂餒者得百人爲大釜潛貯粥糜魚
羹以食之而課文義以士行相規切傲弗逞者鳴鼓
聲其罪邵康僖公視學政獨賢祥舉以風七閩又六
載始得令新昌其爲治洞坦不設鈎距諸來訟者取
片語而決或撻之至十輒罷之曰休矣趣而歸耕織
矣間謫一二訟師斥之境外民貧苦重彙嫁多弗舉

女祥咨於士大夫爲嫁程若嫁厚者取婦而責橐裝者產棄女者以次第法祥築長堤捍溪水行隄所而吏民畢從者祥手一最重石肩筐土而曰視吾力所任而準辰至酉罷亦以吾爲準蓋不閱月而堤成九載俗幾變邑人之有女者以千數携而送祥邑當台處孔道祥獨不事厨傳曰奈何疲民以取譽以故鮮賓客聲而獨應司寇大猷爲吏部郎稱其嚴不苛辨不擾察不細莊不飾挫不折峻不激成不怠用不求爲循吏第一祥當之部考最以母年高嘆咤曰吾雖宦不一日倍母而今何忍倍母也取部符篋之亡何

母卒終喪遂不復仕新昌人爲立碑頌德祥在新昌
九載臺使者薦書亦屢上陸太宰者鄉人也祥不捐
咫尺書以贄太宰後坐法戍而道新昌執手曰甚愧
見公祥仕宦後先十八載而廬產無所增益里居杜
門間出服田父服道傍望里中子肩輿來輒走避市
舍須過乃復出而於鄉黨會用齒推爲尊則攝齋坐
上坐亡所遜而間於末坐少年非是折之苦爲面赤
或目祥是不從輿中來人耶笑曰徒者避輿者當而
坐者與坐者抗議亦當鄉黨乃益嚴重祥然會亦益
稀王世貞曰行罰而使其人不怨爲德而身忘之古

之道也年八十二卒遺令曰毋以誌銘溷乃公

黃省曾

黃省曾字勉之別號五嶽山人蘇州人也當舞象日
一下筆而屈其豪賢長者卽王少傅喬太宰不敢稱
前進而下交之乃以書贄於北地李獻吉相與揚扞
自六代西京而下洞如指掌猶歆然以爲無當于世
日夜攷載籍徵耆碩以究極乎古今興衰倚伏之變
國典廟彝禮樂之詳兵車水土平準之策下至於星
曆醫卜靡不饒辨文亦多爲俳儷引援緝綴廣喻肆
陳獵前人之華而追琢加之故鎔冶衡範操裁具嚴

亦可自奮於千載矣乃愈以爲卽當於世亦役我以老而無當於真我遂走謁王文成於陽明洞天了然獨悟天則之妙歸而著會稽問道錄自謂得王氏玄珠然絕不以語人又不立門戶而所謂問道錄者綱之以十襲之緗而不更發中間嘗應魁薦一遊南宮有所不可輒歎曰此爲置千里骨者耶吾束吾腹歸矣高其德而弗耀卑其功而弗試其言之通於德與功者又秘弗出僅以其餘而應天下天下亦遂以其餘而欲盡其所藏夫豈易盡也哉

施鳳

施鳳字鳴陽吳縣人少隨大父質遷淮陰晝執烹能
夜勤誦讀或行道中默誦所肄觸人莫覺也嘗經孟
子河與儕輩閱道傍碑一過曰吾能識之矣歸而書
之不失一字時倪文僖公爲南京禮書以所業往見
文僖驚焉爲介於陳御史直夫直夫理學淵邃得之
甚喜曰從吾游者多矣好古不同流俗惟鳴陽一人
嘗語之曰科第易得成一名爲難於是益潛心理學
所得深矣旣歸吳中時浮梁戴公董南畿學政遣縣
丞敦請入試鳳以病辭固召之又辭益勤學過苦因
得眩病自是不復事舉業雲間錢學士以經明行修

薦諸部使者或者因以牟利鳳曰以利媒進吾不爲也自是不復事進取先墮荒穢綽楔傾圯傷之而力不及有言於當道者有司爲之葺理因廬於墓所開門授徒闢圃鑿池養魚種樹性度寬和而有思致種蒔必謹察天時物土之宜淺深疎密卑高向背盡草木之性故所植皆蕃茂多實久之枇杷楊梅柑橘葡萄茶茗罔不畢具松干挺竹千竿樹皆合抱成林鳳食貧礪行非其義不取有不足亦不以干人疏食餽粥案惟三禮敝袴破帷十年不易亦不垢污敦行孝友恭慎遜讓家人輩皆化之僮僕皆循循慤謹初鄉

有狂悖數犯鳳不校且益厚之其人則自悔改自是
鄉人無敢犯者有盜爲暴使人備之盜曰歸語汝主
安眠吾不爾犯也山人多淫祀一切革去戒其家勿
得事浮屠道士四時享祀一依古禮少苦羸病晚乃
輕安登山步履如飛燈下能讀蠅頭細字晚構一臺
於松竹之間客至相與宴飲怡然終日人未嘗見其
有戚容客有貴者過而問焉曰君何所得而樂若是
曰吾無得也吾所欲易足耳貴者惘然自失曰吾足
而不足君不足而足然則君其富耶吾其貧耶

顧存仁

顧存仁者太倉州人令餘姚能舉其職召拜給事當
肅皇帝初疏上言事多愷切且直指 上身請典
學修政柄相謂不當言逢 上赫怒徙邊者久之赦
歸 穆皇帝召起累遷至太僕自以嘗蒙譴謫削籍
又遇拔擢寵貴不有奇謀便計利國家終何以報
上哉乃思止足力請歸遂卒

陳交

陳交字汝同常熟人母一日夢吞斗間一星遂有娠
生而朗秀不凡既就傅卽儼然自持舉止不苟其所
嬉戲惟密書先聖賢名號日禮祀之同學姚生私購

淫書其流輩竊玩轉相手錄交奪而火之衆皆大恚
交曰吾恐壞人心術耳時桑淪齋公聞之語其父曰
此盛德事不謂兒童能之也嘉靖初舉於鄉屢試南
宮不第謁選得浙之永康縣永康舞智難治一以真
誠待之不事鉤距而士民自不忍欺道通五省冠蓋
相屬驛傳供億往往告匱一切裁抑縮費十四五民
得安堵而過客則不便之矣有以毀言至者交曰吾
寧解職以謝耳何忍趨合迎悅而爲吾民病哉俗產
女多弱不舉嚴爲之禁活女甚衆巨寇湯民範烏合
爲亂挺身往諭之立散其黨疑獄淹久立爲剖決兩

造讞斷裁以情法于請者雖大官貴人毫不以徇改
知湖廣興寧徭獞出沒爲患以計擒其渠魁十餘人
皆歸降號之曰新民歲大旱微服步禱於江濱諸邑
不雨而興寧獨雨民喜相謂爲陳侯雨上官異之命
建靈雨坊紀其事邑枕巖穴民多虎患令民編竹爲
戶禦以藥弩虎遽出他境以去當路剝薦檄褒行有
崇陟而交念母特甚遂浩然而歸兩任自奉皆取諸
家其在興寧憫其磽瘠卽俸銀亦辭不受永康庫吏
以羨金五百進興寧巨室以金繒雜贈之皆以資其
路需却勿納也行李蕭然圖書數卷而已興寧人謠

曰須臺月雖好不若陳侯皎楚江水雖深不若陳侯
清歸家獨處一室澹然自守門以外事不惟不預且
不省問筮仕時有勸以偵乞美官者謝曰將欲事君
而先欺之非臣子之道况位以鬻得則名器濫而吏
治不振豈清時所宜有哉初其父念交年少不能事
生產僅授田百畝以其貲屬諸伯氏命之同居俟交
之長而後畀之後父卒以田讓伯兄亦不請歸父所
屬者大中丞虞山陳公爲作傳以表之後伯兄欲託
孤以金委之伯兄亡旋歸其金而不令其母子知也
扶植其子愈于伯兄存日大都端肅方正本於天植

平居見諸子未嘗不冠雖盛暑未嘗不衣雖急遽控
惚此心不擾卒業南雍時隣女奔之明日卽徙其寓
亦不以言於人鄉人有冤獄爲白於諸道釋之後以
女爲謝正色拒之平生絕無姬媵見人畜嬖倖心惡
面斥不少貸所註有心說主一稿皆其所心體而有
得者年八十餘而疾作其子泣請遺命曰吾使若等
爲清白吏子孫斯吾之所遺乎因命啓篋視有書冊
五皆平日手錄名儒粹語曰以付吾孫令熟識之他
則自數敝服外一無有也言畢而逝

盧襄

盧襄字師陳吳縣人嘉靖癸未登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改兵部職方主事丁亥陞禮部祠祭員外郎戊子再陞兵部職方郎中初官法比卽思以政業自見克勤其職暇輒檢閱故牘求其爰書論報而習之故析律詳明不少訛縱然亦不事深文有竊盜四人法不至死御史掠治當以三犯襄閱實以初犯抵罪或以成獄爲嫌襄曰避嫌而殺人忍爲之助乎卒論出之任雖不久而所平反爲多其在本兵尤留意戎政嘗奉使校閱邊關及閱馬近畿所至訪材官謹亭徼展采錯事長於經畫又嘗奉命典試江右讐閱明審取

舍惟公凡名流久淹場屋者悉見識拔一時稱爲得人立朝未數年凡閱三部皆在本科凡諸曹章奏悉從關決所在職辦諸尚書並器重之然亦操切強執不爲時人所喜其橫被口語亦以是也長身子立而矜嚴自持羣坐中不妄出一語然其中予奪分劑未始少失尤善廉事有所審畫必中事機遇政有缺失或民間疾苦必具疏以聞如言維揚賑饑西北邊備及江南農田數事皆經遠之謀非徒苟焉圖塞目前而已雅性喜學居家時每得異書輒手自繕錄旣仕益勤雖薄領叢沓而不廢佔俾爲文專腴明暢能達

其志詩尤精詰不苟出出必求過人所著有五塢草堂集所編集有石湖志石湖文略盧氏世譜他所纂葺多未成書

趙承謙

趙承謙字德光號益齋常熟人父玘嘗從田家游見饑民相聚拾草實道上爲發粟數百石賑之坐是家日索德之者度無以報則晨夜稽顙祝天曰願趙公有子已而趙公竟有子四人承謙其二也以嘉靖十七年成進士拜江西贛州府推官持法嚴胥吏不得闡語間里相告訐者比以情法不僭不濫贛縣尉爲

龍南盜所劫單車部兩卒直抵賊巢陳說利害賊錯愕迎拜立出尉中丞檄督商稅洗手奉職公私便之秩滿召爲南京吏部主事雅自顧籍不喜交俗人僚屬中特與鄭澹泉公楊椒山公友善時時相與論國家大計豕宰張文隱入相每指數廉吏必曰某故嘗斥俸金百餘爲諸曹郎置邸舍者二十八年出爲廣東叅議和平賊李文彪爲寇嶺南潮廣兵備尤公就問勦撫之策安出以爲五嶺雜夷民輕死習戰而江閩山谷之間故爲奸穴每出他省肆行剽竄當事者於嶺民稍羈縻之使彼此相疑各爲一省之藩籬上

必非利也今驅市卒與梟虜爭一旦之命恐坐而益
敵如近者龍南寵義之事其效可睹也尤公是其讖
使使馳檄諭賊爲之歛兵從謙貌若儻莠不備至其
當官治辦臨大事密靜有思益皆自學問得之初爲
南吏部時聲籍甚嵩子世蕃索數百金可得美官笑
應曰犬馬齒長懼不任事且安所得金謝絕之居廣
東三年與御史數爭事不相下竟投劾以歸年八十
二卒於家

王忬

王忬字民應號思質太倉州人少以文學名三吳登

嘉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選監察御史按湖廣至卽
劾罷所部諸墨吏曰必及吾瓜期而後罷謂楚民何
由是威行部中無敢漁獵細民者中官廖斌鎮承天
擅勢毒民陷前部使者至戍忬語斌曰貴人所不魚
肉吾百姓者吾請事貴人貴人不知而舍人子魚肉
吾百姓者吾爲百姓治之不以及貴人凡吾有所裁
終始全貴人耳斌凜懼終任無敢犯改按順天庚戌
秋虜猝擁數萬騎犯古北口忬曰古北與虜一牆限
耳我兵懦不勝敵倘突入奈何通州聚六師之儲實
要地也願爲上守之卽日行部至通亟趣吏士登

俾舟楫在東岸者趣徙之夜半虜果大來竟不能踰河而西特旨擢忬爲僉都御史拜命則疏請發帑以賑諸中虜者又言京城無外郭彼賊之入民實餌之築外郭便時有議增營兵者疏曰京軍歲費芻糧百萬緩急無所賴宜汰何云增請別設總督大臣轄邊鎮資其兵力以拱衛神京後悉行其言而又請增修通州二城費省且固壬子巡撫山東會倭奴寇浙且侵閩復擢提督軍務巡撫浙江兼轄福建漳泉二郡至則委心叅將俞大猷湯克寬奏釋在繫指揮盧鏜尹鳳而括蒼多惡少年則以其人悍而喜鬪招集之

分置諸部於是謀知賊巢據海港橫嶼中夜從間道
火其巢賊衆大潰忽風起勢亂賊乃得脫俘馘三百
餘級尹鳳時部閩兵則邀餘衆於諸洋又擊之所俘
馘亦三百餘級捷聞 賜以金幣是時賊魁數輩而
蕭顯者號尤狡率倭四百逼松江松江守告急乃顧
盧鏜而謂曰我出汝死何以報我盧曰請取蕭顯以
報公命卮酒壯其行授以銳師盧倍道掩擊大破之
按江左者疏聞以爲越境全郡其功尤偉因行部凡
二十餘縣計倭所由次第畢城之獨慈谿謝不可去
一歲而慈谿破始就城復得沿海大猾爲倭內主者

繫之覆其家賊自是無與鄉導往往食盡遁矣甲寅
移撫大同先是虜入大同沒大將覆其師撫臣坐失
律下獄議置代未決 上諭相嵩中外臣誰真忠者
嵩違遽不知所對 上曰吾向所自拔王忬耳卽手
勅吏部以忬往大同比至具言歲侵乏軍興狀請金
粟賑之虜復入寇與總督許公合兵破之斬獲無算
捷聞進兵部右侍郎乃分遣諸大將趙卿輩以馬步
兵十餘萬守諸隘游兵佐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
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
在外者移薊保兵爲外守九月虜悉衆屯懷來川攻

南塘黑衝峪已又攻大石溝各發兵拒走之捷聞進
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如故奏減諸路防秋騎兵
馬六千餘匹曰守利步不利騎奈何以二戰士糧供
一馬非策也又招徠夷漢一千五百戶會虜辛愛數
萬騎挾朶顏酋爲鄉導入寇我所遣謀多被殺請援
兵復不應虜竟入潘家口鈔掠而去御史方輅受草
都御史鄢懋卿言忤病悸不任事負上恩遂逮制
獄世蕃取讞牘削去功次竟以失律論斬人咸冤之
後嵩敗于世貞世懋伏闕陳冤狀得還故官

王庭

王庭字直夫長洲縣人登嘉靖進士授許州守許之
郊有殺人者匿不獲又劇賊鞠未服皆立得其情訊
置於理人咸神之後改國子博士命主山西鄉試陞
南京禮部主事秩滿陞福建僉事備兵建寧時礦賊
夏崇嘯聚千人殺及府佐都司官不能制密捕其黨
一人解縛叩之約曰能執崇來當貸爾死其人許諾
不數日果給崇出遊伏兵擒之名震一時尋乞終養
數年復補汀漳兵備席帽山洞賊負險出劫莫可誰
何庭單騎挾兩僉從入其洞頒正朔及布帛以禮賜
之洞人皆北面叩首願斬不法者後數日果持二馘

來獻諸郡肅清陞江西叅議值大旱禱烈日中數日
得痰疾藥勿效乃上疏乞歸行李蕭然惟蘭數本而
已時年方及艾歸與文待詔徵明王吏部錄之從事
山水觴咏間與趙巡院厚善以罪人田百畝遺之不
受也吳令曹公清介絕俗偶觸大吏將罷之庭陰爲
力辨甫得解而不使曹知享年八十有四而卒

王同祖

王同祖字繩武崑山人也豐下長目美鬚和易坦蕩
不設城府二十四薦南宮明年始廷試授翰林院編
修爲詩清麗有唐人風善草隸一時才名大噪而新

貴人有同年者故爲同祖所輕內啣之假大察逐之歸蓋十餘年置東宮官僚以編修兼司經局正字起用同輩皆顯重而同祖猶僕僕一羸馬青衫僅遷國子司業時北虜歲大入邊殺掠吏民上書請捐內帑數百萬金以間購北荒外之虜與中國夾攻而不得其主名凡再上御史以非所宜言糾正之益憤憤不自得請 上還宮改元創新政以整齊宇內改元上所諱也見之恚甚幾欲置大辟尋解斥爲民暴得風疾久之卒雖官控名損然負材不獲究至今爲流輩所惜

張泰

張泰字亨父本姓姚氏世爲崑山人曾祖瑞代晉陵
張某戍太倉衛遂冒其姓泰生而秀穎書過目輒成
誦性豪邁時輩日夜兀兀抄讀陳腐文字頗鄙笑之
登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名隱隱出行輩中遭父母喪
服闋除檢討聲名籍甚四方之士願受學焉久之陞
修撰踰月得暴疾卒泰爲人坦率絕去厓岸然憤世
嫉邪特甚酒酣耳熱談論當世不平之事激烈奮發
爲之攘臂岸幘恬淡自守獨喜吟詩所著有滄洲集
行於世

黃姬水

黃姬水字淳甫吳縣人年十四補邑諸生試文甚工傳誦通國會二親繼歿遂投冊而歎曰向佔俾窮晨夕歷寒暑而不辭者欲循榮軌娛親且暮也親不待矣將以奚爲嘉靖中島夷內訌携家僑寓金陵一時名勝慕之輻輳賡和卽最能詩者出其下所著篇什甚富有白下集始作精麗宏博至是改轍而趨澹詞雅調然亦無徑率凡穉語王元美亟賞之評曰吳習務輕俊微傷於淺中原好豪伉不免於粗淳甫乃能劑矣島夷平甫還故里雖家四壁立而愈益喜法書

佳畫極力市易或遇窘則復斥以資食指所居環以
奇卉異石焚香獨坐蕭然世外當風日清美携酒自
勞曰此亦令人駘蕩居然有三峨五嶽意吾老是矣
自是不窺市井雖故交亦罕識其面惟清冷素侶爲
開一徑耳書學祝京兆而適逸過之興至命管書其
所撰吟詠夏雲秋蓬低昂奇變已徬徨吟嘯清會要
眇韻空煙而迴長風激天鯨而號山鬼神氣道上自
覺一座無人卽他客亦莫不擊節呼詫相指目以爲
天際真人矣居恒曰士不得志則聲影俱銷若乃托
藝業以自見且借交游居間自潤囂埃之不振拔而

沾沾然曰高也寧無辱煙霞而垢薜荔乎會其言可
以知其人矣

陸 粲

陸粲字子餘號貞山吳縣人少善屬文王文恪見所
作歎曰此子當魁天下今翰林無此文也嘉靖丙戌
舉會試第三選庶吉士七試俱首石淙楊公一清稱
爲通儒丁亥改授工科給事中衆皆駭異偵之以新
貴用事而粲嘗與同輩不肯往謁新貴銜之故有是
命甫三日聞邊警卽上疏請修寧夏邊牆以遏虜衝
又疏言壅滯之患深由上下隔也乞時延見羣臣盡

所懷講臣接見之日少又間以寒燠何以能從容啓沃曲盡事情且言才可用者非出一途宜廣採納而邊方長吏視內地尤當簡慎輕付之不乃視之度外乎又朝廷屢議通鹽法修馬政然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而徒變法無益也又陳四事曰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 上皆採納戊子奉命考牧劾御馬太監閻洪耗敗欺罔之由條上十事允行之中貴奪氣適有重獄厥衛與法司異斷 上罷都御史熊浹抗疏言大獄之疑必當詳慎不宜輕斥大臣厥衛積威已久每株送囚犯於法司雖知冤濫莫敢平反

今據理與爭輒賜罷斥恐法吏以浹爲戒非國之福也 上震怒下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時張桂用事懷甚草疏奏劾有鬼嘯於庭曰死卽死耳吾義不可已也翼日疏入自分必死杖下乃獲旨璉以原職罷桂落散官致仕二人貴震天下一旦免黜百僚震悚都下謹稱奇男子傳錄其疏紙涌貴又以粲等不蚤發也下之吏旣而霍詹事韜甚詆其疏謂萼與已同薦王瓊初不受賄且謂石淙嗾粲爲之於是 上意頓回首召璉還政府而石淙亦退矣粲謫貴州都鎮驛與岳倫王準同出都城抵謫所讀書如平時士

子執經請業與之講授有因以掇科第者稍遷江西
永新縣縣素囂訟又盜繁難治乃損益保伍法隨戶
稽口召諸窩盜者與之好語令捕送自贖有出入可
疑者保長率其甲夫捕之前後獲盜數百人時彭陳
二盜行劫江洋莫可誰何力請於郡出其黨周繼於
獄釋其罪而購以賞令設伏擒之以獻土豪左鐸攘
殺殺人暨唆訟號十虎三彪者悉斃之杖下人尤快
之久之念其母乞歸惟色養爲事不爲書謝所嘗遊
諸貴人而諸貴人重之道出吳必過焉爲停累日事
寡姊撫遺甥施及宗黨稱有恩禮喪其親哀毀甚泣

遂革前後使者薦其賢凡三十餘牘竟不復用也有大臣鑿事者薦疏及粲反貽書友人曰吾不幸乃爲匪人所污其勁正如此

趙汴

趙汴字伯京號震洋太倉州人嘉靖辛卯領應天鄉薦第一試文出海內爭傳誦模倣焉戊戌舉進士授蘭溪令邑屬八省通津使舫輻輳調度有方費約用給庭無滯訟案無稽牘釐弊剔蠹百弛咸振縣治火繼以大水經營賑卹民忘其災發奸摘伏境內肅如等授南京大理評事啓書折獄廷中稱平民以不寬

歷右寺正陞江西僉事掌屯田水利節丁內外艱服
闋治裝北發逮真州疾作亟返眩瞽幾殆經歲向瘥
於是杜門養疴絕意仕進或勸之仕者歎曰夫仕非
徒榮其身也將以毗國阜民也不幸疾廢弗克少展
命也已矣老復何爲哉總轡湖山靜賞泉石舒心縱
目竟以壽終

張憲臣

張憲臣字欽伯崑山人登嘉靖進士謁選得南昌令
或虞其寬大不任煩劇曰令可拜跪稿也且倖相地
何以處之時南昌饒積牘數倍他縣而黠吏欲以事

嘗之則爭雜緩急牘而進之第行其急者而抵緩者地曰胡足溷乃公也後不以序進立扶汝矣吏咸吐舌稱伏時有段御史者勢張甚一日顧問縣羨金若干吾欲有所餽蓋倖相也徐曰縣無羨御史怒謂南昌令不奉檄覽謀而謾稱無羨曰此乃三殿工羨也縣不敢置他羨御史益怒神色自如後益以治理流聞而御史與倖相後先敗召拜工科給事中卽上疏言四事平賦役修水利重守巡謹隄防時方修虜備又疏言武庫甲仗將士司命奈何一切屬中官宜令給事御史得覈之又謂畿試不宜諉司訓老生致失

士咸報可憲臣在諫垣久恂恂恭謹不以白簡故加朝紳色而於國家計尤愍慎有指樹數馬風諸公卿翕然稱之至出爲浙江叅政相驚謂曰張公胡遽離瑣闥也居浙三年爲雲南按察使未幾而病瘵不良於行移疾歸家六十有二而卒

皇甫湜

皇甫湜字子安長洲人其母夢人授巨鼎而生韶秀穎異能言卽解誦書占對敏給異於常兒積學綴文遂有名世之志及選人郡學爲諸生益事博綜兄弟自相師友楊摧探討務求抵極攄詞發藻迥出輩流

未數年相繼舉於鄉與二弟並登甲科聲名文學之盛三吳之士鮮其儷者初授工部主事尋改禮部進員外郎郎中藩夷朝貢凡餼館勞來與凡貢篚之屬往來之儀皆主客領之時曹司怠緩稽留使人經歲傳食供億浩穰湊奏報以時不踰浹旬斟酌維宜視曩時捐費什伍朶顏內屬歲有賞賚發自內帑故多穢濫以其捍邊有功非他濫恩比言於主者俾精擇以給被賜者莫不懽感以去車駕南巡諸夷留京師慮有窺伺悉屏之檄外時稱其遠識自虞衡至主客凡歷四署所在職辦遂爲大臣所簡擇春坊之擢蓋

緣於此車駕之行先已註籍扈從會改官不果行駕
次承天按籍推賞而淳不在有司乘間劾以失事坐
是左遷廣平府通判踰年召爲南京刑部主事未任
丁父憂服闋補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尋陞浙江
按察司僉事分蒞浙東所蒞天台寧紹諸郡民恃而
後繁誠喜許景爲煩劇所至懲飭綜核周審槌伏若
神用裁決敏利案無留牘甫三月而宿蠹爲清管內
振肅以其暇逸覽觀山川發爲篇詠委蛇張弛文治
燦然譽聞方達而南遷考覈竟以不職論黜衆莫測
其故共相駭悼而已淳沉靜寡與自負高峻人苟不

當其意終日相對默無一語居官任事砥礪操切不肯脂韋取容既多忤物又稍稍與時崖異故愛之者雖深而卒不能勝夫嫉之者之衆也雅性閒靖慕玄晏先生所爲自號少玄子作續高士傳以著志居嘗問學之外他無所事羣經子史莫不貫綜而酷喜左氏著春秋書法紀原選唐文粹爲文必古人爲師自兩漢而下咸有所擇見諸論撰居然合作詩尤沉蔚偉麗早歲規倣初唐旋入魏晉晚益玄造鑄詞命意直欲窺曹劉之奧而軼之所作有皇甫少玄集若干

卷

曹達

曹達字履中太倉州人嘉靖中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甫蒞與同官紕故太宰汪不法事語過峻庭杖五十謫隨州判官汪亦立罷前是司隸林游權貴間以事干紀爲寘之法而翟某者爲林奧主以權貴書居間亦寘之法於是咸目相攝強項曹矣會攝斬水篆章皇太后梓官歸顯陵道經斬水郡縣責供億甚急達飭吏民手板立水次常廩外不益一錢曰斬水非中貴人外藏也中貴人問而知爲達曰是故強項曹耶會風便引帆而去未幾遷南城令邑有貞婦暴

於淫姑以死者聞於上而旌之晉南繕部三年知
廣州府有趙丞者以賕露臬司屬以覈之窮竟其罪
而直指與趙有故欲中庇焉乃持之愈力直指恚甚
達曰趙丞善行金舍之固當竟拂衣出蓋趙丞嘗以
數百金行賄而達峻拒之故云直指業已中阻監司
有銜之者爲陰愒曰守飛書燕中道矣則又曰守俟
三司集庭欲辱公矣直指窘乃誣以他事詔卽就切
達上書自白改雲南守而丞及直指相繼罷謫縉紳
快之守雲南未幾擢本省副使備兵臨安夷酋阻兵
奮身以所部入其巢縛渠率以歸而撫使者以非初

議格其功反爲他語以中部議調遂解任而去人謂
調不當更內地耶曰吾官三十年宦味已如是矣吾
有老母在何忍倍母而貪驕餌乎達少貧日僅一粥
及貴而老不過三簋人謂其過於儉曰吾視諸君誠
儉然視吾諸生時則已豐矣享年七十有七而卒

劉 畿

劉畿字子京號羽泉長洲人舉嘉靖年進士除知瑞
安至則造請士大夫延見長老問所利苦以九等別
戶產以九則定徭役邑當助役夫於鄰驛故困苦之
人不堪命畿請母以夫往而以值往俾自募邑人便

之俄島寇犯黃巖去邑且遠急趣徙傍地子女貨賄
納內城而增其雉堞儲糗糧募兵壯乘城爲守備居
月餘寇果至掠無所得逡巡遁去乃條防禦八策上
之臺司著爲令瑞安東南衿江其外大海南岬諸島
皆爲賊巢益募括蒼泰順壯士雜邑子弟教之爲陸
陣扼其吭沿江鑿外壕繞以周垣修列戰艦於海口
與福清蒼山船相牙角調漁舟爲偵伺身戎服而旬
試之又明年抑賊於飛雲江已又殲賊於銅嶺賊其
渠魁爲令四載先後旌薦數十召拜吏科給事中
大朝災奉勅監營建條八事上之所以搜剔冗濫奸

弊殆盡又糺一兵馬指揮乾沒者置之理中外肅然
所裁省萬計進通政叅議仍兼右給事無何而 上
所御西宮災復奉命監造而是時嚴相孽孫鵠以錦
衣指揮預其事負寵驕橫一以法繩之不得少肆侵
漁卽有流言弗動也鵠敗陞太僕寺卿遷順天府尹
曰京兆故得備彈壓安能以獄市諉而晝寢輦轂下
耶凡所賦役卽彈射豪貴亡所憚猾吏不寒而栗時
乃議城張家灣謂非十萬金不可畿謂以五萬金城
而移大官三萬金先之益以勸募金調度往來僅四
月而城完會所勸募者足還二萬金於大官 上悅

特賜白金文綺進右副都御史督撫兩浙礦賊起婺源流劫德興玉山遂犯常山勢張甚疏請會直隸江西兵夾討之不待報而發所部兵由衢州分三道入擣大破之俘斬勁賊七百餘悉散歸復疏論嚴保甲以清盜源革冒濫以重名器禁妄派以蘇民困俱報可捷聞陞兵部右侍郎賜金綺錄一子入太學未幾移病歸里方擬起用而竟不起矣在浙時御史龐尚鵬上其功曰劉畿用兵能以正合以奇勝卓然有古名將風平居則恂恂一儒士也深厚不伐豈與炫才邀賞者等哉時以爲實論

錢泮

錢泮字鳴教號雲江常熟縣人登嘉靖乙未進士筮仕侯官拊循導利民安其政展錯維勤庶務畢舉當道材之奏改慈谿爲浙省最煩劇邑泮嚴毅自將而摘伏省徵兼以慎忒入爲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權貴欲置所仇於大辟泮曰附勢而殺人吾不爲也卒讞出之邊帥執疑似數人以爲虜中奸細傳致抵死泮察其非辜特爲執奏同官謂具獄不宜翻異恐罪不測曰知其冤而不爲白何用法爲奏上數人者得不死出守順慶泮久更民牧諳練法比推其緒餘達

於庶政居數年俗以丕變城圯且廢乃召饑氓厚直而使之民既得食工亦告成陞陝西副使直歲饑流莩屬路卽以便宜發廩賑之巡撫以軍餉非奏不宜妄動泮曰陝去京數千里必待奏發民死無遺類矣矯詔活民卽得罪亦不恨他郡饑民相率盜礦耀兵嘯聚撫按檄兵勦除曰此饑民暫以求活麥熟則散矣撫巡因以屬泮於是榜示限以麥熟歸農麥熟而不懈卽真盜矣民間懼曰錢公實生我民民何可負公也咸投刃散去事亦寧陞江西叅政丁艱歸里會倭夷鹵掠所至殺傷常熟濱海帶湖罹禍尤慘泮謂

邑令王公鈇曰寇得志勢必復來不可無備禦計乃
練兵飾甲部分調遣甫就緒而倭猝至城下卽登城
捍禦連弩繼發寇乃去明日乃自湖北詣灤港洋與
王公率民兵抗旌出港轉戰而前殺傷相當俄而倭
大衆掩至麾下士皆烏獸散洋自被數鎗猶手刃三
賊遂與王公死焉事聞贈光祿卿廕一子錦衣衛百
戶遣官諭祭於家

李憲卿

李憲卿字廉甫崑山人嘉靖戊戌進士選南京吏部
驗封司主事歷郎中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江右田

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憲卿承巡撫檄爲法均
派折衷最爲簡易已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
會施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冠縣
擒獲之甌寧李尚書默自吏部罷還沿途有司供帳
頗懈比至臨清獨勞送禮有加李尚書深喜過望逾
年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叅政未幾陞河南按察使
甫四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奏水災乞蠲貸親
行鄂渚雲夢間拊循其民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
至調遣土兵征勦所過牢廩無缺憲卿因奏土司各
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徒煩供餉無益其後土兵悉

召歸不復調是時奉天殿災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采辦大木工部侍郎劉伯躍以憂去上特旨陞憲卿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制建九廟而神仙長年之殿及珍臺閒館歲有興造頗竭蜀荆之材乃行巴庸樊道轉荆岳至東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瑋終不能合憲卿奏言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淑至山川督會處而巨材所生必欲深林窮壑崇岡絕巘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有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摻知不可得伏望勅下

該部計議量才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
一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
京師備筏相接而 天子猶以 皇祖時殿災後十
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巨材故殿建猶未有期乃
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之民暴露三
年無有休息大臣以爲言 天子亦自憐之手諭大
臣曰殿材果難須設子孫能守卽茅葦亦可久於是
將作大臣頗規削膠附稱 上意而見材度已足用
憲卿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詞旨甚哀而工部
大臣力任其事 天子從之大抵荆楚山廣木少路

且險遠必俟水漲溢而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
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
蜀山懸千里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
蓋出入百蠻之中窮歷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此憲卿
所以累疏罷役祈爲百姓請命也是歲辛酉冬徵還
內臺明年大計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
鄉 天子許之至東平卒憲卿爲人美姿容談論有
章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分宜迎謂
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卽丰采亦足羽儀朝端矣所
居官廉潔不苛故採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夷不驚

以是爲難

嚴訥

嚴訥字敏卿號養齋常熟人嘉靖丁酉舉於鄉明年當上春官會典試者以錄文譴罰弗試辛丑試遂成進士選庶吉士每校試輒冠其儕久之授編修乞歸省還遷侍讀時江南新中倭歲復儉有司徵歛苛急具疏以請 詔下大司農多所蠲貸乙卯主南都鄉試丙辰遷學士掌院事庚申進禮部侍郎壬戌陞尚書尋改吏部尚書訥念向者柄臣墨吏相貿易爲奸濁亂銓政非苦身爲天下率吏治不清乃下教諸以

公事謁及攻吾闕者俱至待漏所吾固不受私謁又
盡呼蒼頭飲食勞苦之曰若輩守吾操束內跡毋外
擇謹厚吏守邸舍而戒之曰若視吾肩鍤惟謹外跡
毋內有郡守使人上謁以屬吏而鐫守三秩曰吾不
愛一守以明吾志門庭闐然然延接賓客咨訪人材
孜孜無倦一時卓行異能之士毋問鄉舉歲薦皆驟
得優擢而異時名人屏居田間者次第推轂幾盡而
復恂恂不自居上則推功首揆下歸功於司屬於是
皆以爲長者能勞而不自有其德尋加太子太保進
武英殿大學士仍綰部事然訥自直西苑晨出理部

事夜則應制撰述目睫不得交又直廬卑隘濕中歷
遂病力疏賜骸骨歸屢請得允時訥以輔臣謝事歸
子舍而封公太夫人皆壽康無恙吳父老詫歎以爲
古今所罕覩也

張寰

張寰字允清崑山人登嘉靖辛丑進士知濟寧州至
則減損戶徭拊循流亡修學舍棟生徒才俊者督課
之創方正學祠州當孔道晨夜飭儲糧候望後改知
濮州濮與濟比境而僻寰益蠲去繁苛出庫錢以賑
饑荒水啗州城新築增羊馬城東郡有大賊詔書名

跡捕不得陰誘其豪具得囊橐遂捕斬之尋丁內艱服除補開州州瀕河河溢水退多填闕之田豪民兼併以虛租影射下戶寔命魚鱗比次以絕其奸輯州志修魏公子路墓陞刑部員外郎獨循寃法人以無寃疏乞歸養父卒居喪廬墓有乳燕之祥服除授通政司右叅議會九廟災詔京朝官三品以上自陳而寔秩五品往問夏學士問詔旨夏謾應以義當自陳乃疏上遂得致仕以強年坐廢論者惜之後撫按先後交薦吏部特表薦皆不行歸則日以圖史自娛臨摹法書揮翰竟日不倦而好遊名山凡東南有佳勝

處屐齒屢遍置義田以贍宗族少年有善推獎逾分
人多依歸之陳主事者分司濟寧註誤繫獄寰抗言
於大吏竟白其寃楊太僕杖死朝堂召故人賓客爲
棺殮所部三州經三十餘年往來不絕問遺其見愛
如此人或當筵有所凌忤但坐睡少頃欠伸卽命肩
輿去終未嘗有所校也晚歲惟務遊覽在舟中之日
爲多家事一無所問以嘉靖四十年卒年七十有六

張基

張基字德載吳縣人嘉靖庚子舉應天薦例得坊金
百一日散之親族略盡當會試有顯者欲爲之地謝

曰立身一敗尚欲何爲歸屬疾久困醫藥間怛然若有懲者遂究心性命之學病亦尋愈已而念大母且耄遂逡巡不赴公車亡何大母死其父亦死乃歎曰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步武不忍離屏去冠服爲野人裝治一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浣蔬茹嘗而進之湯粥滲漉非親調不薦也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邃於經術多所箋纂晚益玄詣身心融融如矣其持敬日益甚自檢日益密奉母外足不踰戶婦亡不更娶旁無姬侍食不葷寢恒不脇席也歲大禮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饑者而屬軍興役族皆赴行

曰吾何忍獨以例免而煩族之老弱爲請於官毀家以紓之自是產若削矣攻內學體氣充益忽一日顧其子曰爾行何日得歸吾且有遠行遂爲日期之子大駭如期而至一夕候母安者十餘昧爽跌坐頻誦一念不生頃而目微上指瞑矣凡所手書數行則皆身後奉養事也年五十有九居嘗銘座右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文恭錄爲四勿翼云

瞿景淳

瞿景淳字師道別號昆湖常熟縣人生八歲善屬文

其思川湧雲聚頃刻得數千百言然久不利於鄉薦而業益精工減父產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以嘉靖甲辰會元及第授翰林編修丁未分校禮闈理誥勅封懷慶諸王遷侍讀出主應天試改左諭德丁內艱歸服除遷侍讀學士總校永樂大典尋以太常卿領南京國子監祭酒事陞南京吏部右侍郎累疏乞告子歸未一歲而卒訃聞下所司治葬諭祭二壇贈禮部尚書謚文懿淳貌不及中人而氣節侃侃堅不可奪請告還京從衆謁相嚴嚴曰倭旦夕且平何南中人控胡總督之深也立應曰相公雖明遙度之不

如不佞目覩也倭奴日夜躡赤子南中人不得一舉
枕臥誰敢爲相公言者嚴謝曰善夫生之箴我然已
目憚之領治誥勅陸大保爲緹騎帥與嚴相表裏勢
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挾兵部以移
咨請不可相嚴爲請之又不可則橐金而夜要之笑
不顧曰公毋溷我吾所守者禮也淳生平爲德不近
名爲文不近諛好吏不近俗四方造請碑誌序記日
城門投籠而應之有餘功其揮灑若不經意而規歐
藻蔚春容乎言之也淳少時嘗扁舟渡巢湖中夜有
炬火數百千逼舟厲聲叱之應聲隨滅以故雅自負

當大用及未盡用而人怪之

皇甫濂

皇甫濂字子約中憲公第四子也母娠時夢老人授以玉戒指一枚上負以鼎翼日語於中憲公曰鼎男象而玉至寶也指者止也汝產子必貴自此將不復舉矣後果驗中憲出守果州濂甫四齡鄉人有賈蜀者延濂兄於寓而寓甚湫隘置濂前席乃稱腹痛辭去歸愬於母曰兒雖幼獨非果州子耶何得慢我中憲異之登嘉靖甲辰進士拜繕部主政越歲丁內艱戊申服除仍原秩典薪厰賈人每僞增其數以罔國

利濂杖而按其罪賈人女乃大司空文公妾也翼日蒞部召濂切責之濂抗言曰公掌國政乃嬖於寵而聽賈人冒侵國財不爲發奸摘伏顧欲奪屬下守法吏乎卽無司空城旦書如君上何公歛容以謝而心銜之視權荊州先視權者聞喪不奔多收賈人稅以充私橐濂發其賕反誣濂不畏簡書愆彼瓜期歲當內察考功郎又嘗所忌者議黜之少宰李公默曰水部清介士也且擅才名今日黜之無以壓衆調河南藩司理治獄之暇與譚藝之士揚摧風雅藩王聞其名擁鞦置醴以招延之聲籍甚焉亡何遷興化倅

會里人劉鳳以侍御謫節推日與探歷山川寄情觴
咏壬子乙卯兩典二省場屋試文半出其手丙辰代
守入覲歸卽投劾不赴郡監司迫之堅辭以謝以嘉
靖甲子卒年五十七所著有道經解玄晏高士傳兄
皇甫洸收其遺草爲水部集二十卷行於世